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秋

上韓象雲首揆書

謹啓不慧與老師相盖叨年誼之末焉前乙丑榜第十五人以言官忤江陵歸者即先子也貴門人葉友諱震生與不慧同硯席交契廿餘年癸亥歲曾以拙刻弋說漫呈台覽隨傳台命欲

一見之其時不慧被謫補官葉友上體師相憐才之念篤舊之情下體貧官守候之苦而汲引其間此誼令人所難乃薦書兩至相府竟不敢瀆起居者求人二字生平赧之乙榜遷客雖非張師德比而敢不以王文正待師相乎後同籍有仗義者使廉官不費一錢而補閩中臬幕纔一年有餘無力夤緣即轉　王官罷歸令懸居白門如矢離弦不復作仕路贅疣矣林下無

求之人以年誼一脈鴻便附書師相幸垂聽焉恭惟閣下傑邁漢三良齊虞五以不世出之資事大有為之　帝天下想望其鴻施此豈依樣畫葫蘆時耶當今朋友道絕獨四倫延天地間耳姬公吐握無論即如張曲江猶有十二歲小友效其諤諤所謂以人事君者此也酇侯相業全在薦淮陰梁公相業全在薦五龍使魯而太用展禽豈復有三黜之禍哉是皆臧文仲之罪

也昔人有言吕夷簡在位棄范文正不能用有甚相業且閣下視今之世治乎不治乎舉世習氣貪財樹黨而所據皆陳腐策料不中膏肓盖

主聖時危之秋也所患絶私在虜虜易與耳非如宋元昊兀朮其人者然而大爲國患盖國之有兵猶家之有訟世無歲歲訟而家不破者卽富比陶白能支乎哉費日增訟日屏則訟師非其人耳仙鄉將種所自出閣下家食有年亦

曾物色幾人如韓岳輩于以報 國于以應
平臺之清問乎當今用人之法大異于古古之
人試而後薦今之人薦而後試古之時憑耳目
薦人今之時憑情面憑賄賂薦人古之時薦拔
而債事者累及舉主今之時遭謗而遷怒者波
及門生古之時鮑薦管蕭薦韓只一人今之時
負贅懸疣如儒童續紊如輿隸點名冊古之時
因能授任因地程材今之時六曹流轉四方奔

馳古之時以簠簋不餝為耻令之時以囊橐不充為拙古之時情之所牽猶知有法令之時利之所在恬不畏死倖竇潜開而巧托于破資格之說真豪傑誓不用也實心任事而妄加以納苞苴之名真經濟無從顯也便于已者曰此遵

祖制焉不便于已者曰此非　祖制也進賢冠下效刀筆之所為科目途中蹈貲郎之所不肯罪同罰異功均賞殊權散而無所歸財耗而

不敢問以數十年沉陰之氣欲振刷于晷刻以千萬人茅靡之習欲砥柱于隻身仲尼所云三年有成直指曾耳在今日卽寬限六年詎無底期也幸 皇上銳意求理虛席以待師相不惟臣民望見太平卽 二祖 列宗之靈實式臨之票擬談何容易指端袞鉞萬里升沉筆底絲綸千秋寵辱此何等擔荷耶閣下正色立朝久負時望其進退各有本末覩天下事如駕輕就

熟何藉藿食杞憂但令民窮財盡而搜括不已
肢體之疾翻成腹心之憂爲人臣者危城而覘
爲遷地則理外之心也閣下何術銷人理外之
心而動人以功名中之富貴乎古人有真不顧
富貴而周旋君相間不忍捨去者魯仲連李長
源是也此等人非爵祿可致而可以延攬致者
挑政能爲　國留神乎今日所以通荃宰之情
者惟有　召對一節倘羣臣耳食聚訟言無可

揀動　皇上菲薄儒紳之念未必不復效　神

考之深居靜攝矣他時票擬之權又未必盡歸

政府此國事之大可憂者雖然有吃緊處　皇

上之精神惟憾臣子之罣此自　高皇帝令甲

故六部列銜皆冠以清吏二字今賢相以身先

之追杜黃裳之娉節抱楊綰之高風則遵　祖

制在是得　君卽在是彈虜亦在是矣人生衣

食所需幾何有楊杜之清先有楊杜之識也不

慧與世無求何敢軟美獻諛亦不敢過爲戇激之譚伏惟執政休容察納幸甚天下事可言者多非隱淪所敢及也拙集弋說邁說左燈詩緯四套奉覽教寄書者爲仙卿景給諫之弟亦年雅也其人可備藥籠與否吐握時當自得之不敢贅臨楮無任惶悚之至　歲巳巳二月長卿再頓首具

、代黔撫料理黔中狀　天啓癸亥作

臣奉 命撫黔值奢酋發難安邦彥宋萬化相繼陸梁苗仲倏附倏叛陸廣河失守而普安又見告矣無何安南危若累卵矣蓋蠻夷之性叛附靡常急則僞降緩則仍訌彼之慁我者在降而我之自慁者在撫以故捷音甫聞敗書隨至黔中事勢大率蹈此議者曰百年逋寇一旦撲滅黔力豈能獨支計必滇兵出曲靖以斷賊背川兵出遵義以扼賊吭粵兵出泗城以沖賊肩

而後可長驅直擣冀得志焉臣以爲此獵家合
圍之技非制虜上猷也自陸廣鴨池兩河潰敗
而賊鋒猖狂苗仲復狡焉思逞圍都勻犯鎮遠
逼遵義札三十五營于金刀坑虎頭山等處欲
何爲哉彼分以擾之我合以防之彼虛以嚇之
我實以備之我則憊矣春秋時子胥撓楚實爲
此謀即兵力果雄額餉果贍已非萬全而况青
崖之捷洪邊之勝能贖普安淪陷之辱否臣有

安南在明初已入版圖後[illegible]

策于此安南界萬山中四面賊巢。上下懸絶。孤城彈丸。而賊趨之。非勢窮力蹙。爲負嵎憑阻計。即佯攻安南。以誘我師之援。而厚集其師。出吾不備。未可知也。莫若委安南以疲賊而徐乘其困此周亞夫委梁以敝吳之妙算也梁乃漢帝親弟視安南且何如哉而不知兵者曰安南何可不救則當事者且掣肘矣由來蟻聚豕突之寇利于速戰我持久以俟之則勢漸瓦解若横

挑兇鋒與犬羊決一旦之命幸而勝士馬物故所損實多不幸不勝國威不掃地乎爾不知兵者曰師老財匱訖無成功則當事者又掣肘矣古之名將因糧于敵或募民屯田今𣃁斗軍儲皆仰給縣官自黔達　闕不啻萬里之遥能爲馬腹鞭乎必川粵滇三省額解之需盡存留協濟以充黔餉然後無乏之　世宗朝有行之者胡宗憲總制兩浙不用此以殲倭乎彼所擅支錢

粮盖七省焉而不知兵者曰冒破藉稽利權太
重則當事者文掣肘矣臣以爲撫黔亂者當寬
其文法專其責成而徐圖于勦撫之外別有廓
清之方畧在區區奢安小醜其何能爲不深維
永世之便宜而今日請兵明日請帑此月促戰
彼月算餉則遼左覆轍可爲寒心臣謹條列封
疆情狀并區畫事宜以候　聖明察納幸甚
予儆居白下僧道乞食者對臧獲大言汝主不

出見吾必有後悔吾非爲募化來者也不慧虛心恐有異人交臂相失又恐爲無賴輩所紿書七字于墻能對者延入相見數年以來無一人敢涸者七字云何富貴人爲貧賤鬼

程伊川渡涪江風浪危迫舟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氣泰然既濟有樵夫問焉公是達是舍伊川欲與言而去遠矣予謂非達非舍不過迂濶矯鎮焉耳不然樵夫非常人也豈應巧謔

若是

後漢明帝楊后有顛狂疾醫莫能治惟內傅孟召爲文、后喜讀之、狂疾頓醒、是豈特枚乘七發能令太子有起色而陳琳之檄能愈操頭瘋巳哉

金主亮南侵、說者以爲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而來、乃柳耆卿作望江潮詞所致、此說非也、又謂宋君臣南渡以後荒迷于西湖不思恢復亦

非也胡虜猾夏借此後戶失國播遷聊以遣悶耳、主爲吳山等一齊和息……諸君痛飲一……雪

賛人有識見者曰慧目可也曰具眼則未確子意具眼即具臣具員之義雖列雙眸祇備五官之數而已竟不知古今相延以具眼與慧目等其故安在 具足五眼乃如來

天氣晴爽。雲淨月明。其色蔚然。而藍。故杜子美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瑤臺。韓子蒼詩水色天

光共蔚藍宋儒謂蔚藍乃隱語、非可以義理解、穿鑿甚矣、

宋學士蕭真見御製詩謂可方沈約雖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帝不悅將人臣比主上恩遇漸薄嗟、夫漢文帝自歎不如賈生、唐太宗親摹虞世南書法、皆同朝共時、有相臨之分、而嚮往乃爾、矧異代之君臣、有何關涉、而云爾乎、陋哉宋帝之見并忌才俗腸亦不具、而

戰不如隱隱趣悠然戰則索然無味中非首也首讀天香閣、

蕭學士因謟獲罪不足憫也、

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予謂隱字未確盍改爲坐戰客有以絶技誇魏文帝者但低首用葛巾角拂棋子運動局中並不用指即改手談爲首談亦可、

筮龜皆自巳精誠所結也筮賣不告龜厭不告易詩舉以爲戒古人齋戒衣冠澄神定慮然後敢問吉凶今之時固無司馬季主管輅而于飲

食猥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一占而四五事一卜而六七人以術爲戲已則褻侮而笞其不驗鬼神寧不懟且弄之

夢溪筆談載雷州[illegible]有詛呪人死者初以熟肉變生肉旣以生肉變活肉凡所食牛羊雞豬悉還本形而小再呪之則漸大又呪之則復熟令人食之腹裂而死必以金帛求解訊其呪詞但云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二句已耳其他

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此說非也畢竟另有咒語蓋奸宄雖垂死誓必秘其術而不洩折獄者非令面試以伏其辜則人心不醒令時私雕假印者亦必令當堂面試不然恐後開辯竇且恐誣陷人者致有覆盆也汀州歸化縣有金蚕蠱直指審錄案卷犯証具存秦令君爲予言之

維揚屬邑近江山間者居民獲一巨黿二十餘人舁至家不能進戶置馬廄中時已暮矣明旦

齊往視則虎蹲其上矢石交加兀然不去細視之則虎腳爲鼋所嚙相持良久衆前刺虎斃刀斷虎脚將欲瓜分鼋一老者倡議此虎素爲民患鼋寔有功何忍噉之衆皆首肯但瓜分虎肉仍舁鼋放之江中此得于傳聞者因紀之

古人謂金帶一腰今人謂之一條皆未妥莫若謂之一圍一束其名乃當

西江中有兩山矛峙因號大者爲大孤山小者

爲小孤山後人訛孤爲姑因塑像祠焉紀異志怪者因餙爲禍福婚媾之說種種駭聽夫塵世謊言誕論已不勝詰矧幽冥悠謬何所憑証而定其虛實哉小姑嫁彭郎大姑應作嫁衣裳

古人用材雖盜賊奴虜亦不捐棄况刑餘哉故孫臏以刖與季布以髡顯狄青以黥奮不但縲紲罪人居然爲聖壻也後世則不然微青永錮失先王用刑之初意故肉刑可施于古不可施

于今予曾有復肉刑之說特少年偏見耳書此糾之

諭俗歌　　天啓乙丑署福清印戲作

士民雖願沈公留沈公苦楚堪啼哭縣堂隔遠不親民緊要告示俱藏著。當班衙蠹掣籤呼上名下名盡埋伏原被紛紛催出牌惡差賄延不帶鞫。代庖八旬審廿詞。安得羨餘來積谷。城中比卯無一來。流言火耗要加六。公文私折擅承

行縣官到底不經目前官審畢已一年招不送看稿不錄上司未了四百宗每日催牌如火速申詳紙贖久瓜分。新來庫吏情忙促。試卷從來用印鈐。合堂跪稟舊例不。積書中有九尾狐弄得衙門如地獄臬快半是兩頭蛇我無辣手愧孫叔指官騙壞聲名叩頭直堂何太毒沈公心跡却雙清城隍誓詞須一讀豺虎縱橫五百餘盡靠衙門資養有不勝責革任安排恐見夜

又食人肉所以沈公初到時陡生發背憂無孫
幸得錢糧自已收徵收解給無滲漉從前冊籍
亂如麻日久難分石與玉半言虛謊受天誅變
作猪鷄受屠戮不如及早賦歸歟束裝辭印趂
他逐心血枯乾損壽元寧可回家餐薄粥士民
且聽沈公行行後焚香對天祝吾亦爲汝禱蒼
天早遣清官來賜福

擬融四十八答

或問衙役出來無良故稱衙蠹于偏崖異福清者何答曰山川正氣邪氣旺氣濕氣分注下其而成善惡即化國亦有匪類但他邑諸惡散布于市于郊于遠方而福清豺虎蝎蝮鴟梟群聚于吏書皂快以食民爲生涯以弄官爲衣鉢故可駭可異耳

或問福清錢糧較他邑倍加拖欠其病根安在答曰拖欠病根不專在百姓鄉紳儒學亦不專

在保家晉催尤在糧戶房書手、

或問保家云何答曰郊野之民東西南北分爲六隅隅民進城納錢糧者投衙寄食處即爲保家蓋保其人而即保其銀也初意望保其所欠者代輸于官流弊反保其所完者侵收于已保家之貧難者駝用錢糧以糊口度日保家之饒裕者駝用錢糧以置產放債貧難者僱人比卯受責猶驛遞之有招募夫饒裕者多畜家僮輪

比猶驛遞之有養膳夫即按其限數多寡而摯鐵笞之如木擊石痛痒不關如刀截風鋒鍔何試攝融者遇保家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管催云何答曰管納戶而催其錢粮每一人轄十餘戶即賦役冊所載機。戶是也又稱爲快手即皂隸亦充管催焉、管催有上下兩名官不能一一識認其面而究憝十居其五比卯時納戶不至方責保家保家不至方責管催管催又

不至則挈籤標牌拘之其不至之故有兩或欠多懼責而不至或納戶已交銀于保家保家已交銀于管催偷懶而不必至惟管催不到。則實寔拖欠。真真侵用。別無辦賫。然管催之奸頑誰不知之而納戶甘以國課投彼無良為身家累何也其故亦有兩保家作弊為管催所窺所挾。而合同瓜分則無他虞。納戶畏管催攪擾索酒求食無厭。而即以官銀餌之。省已私費。因脂收

私票以致課輸而簿不登。上名下名。輸流替責也。攝融者遇管催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糧書戶書云何答曰糧書大獘有四而貼浮票不與焉其一在洗。補。總數如人戶趙甲每歲該納銀九十五兩神奸洗補九字改作三字即趙甲一戶歲逋六十兩矣其一在加。添。細數如印信收票錢乙僅納銀九分五厘而比較簿上神奸加添作八兩零九分五厘矣其一在那。

務姓名據印信收票玄字二千七百四十號係孫丙納銀五兩一錢而神奸登比較簿開註李丁所納則孫丙完課者反受責而李丁遞額者反迯笞矣其一在捏造虛數或查印票但蒲黃字三千號而神奸為周戊作弊鬼開黃字四千零四號周戊納銀三兩矣至于不許貼浮票必要實填欠數以便比較此法自以為巧桄發奸胥一冷笑耳攝融者遇粮書戶書而徵收之法

窮。

或問糧書戶書作姦但爲納戶比較計何必弄彌天之局況錢糧有保家管催分轄又有里長收入櫃中彼不經手作姦何爲答曰初時不慧亦抱此疑旣而訪得此邑情狀凡納戶之狡黠者保管之侵收者與積胥陰相授受通同作姦或所納實八九錢而翻以一二兩收也或所納實八九色而翻以紋銀廣法收也如人吻渴不

及擇水稱貸無門甘負國課積書弊久欠多計出無柰作此神姦所以天啓元二三年錢糧逋至二三萬莫可問也

或問分单之法、于徵粮甚便自粮房户房變亂成法以故近年逋欠特多子何不復舊乎答曰代庖者席不暇煖予自度能終其局乎此在巨室主持。新令擔當可也。

或問倉廵候缺者係屬官閒而無事可分命各

隅催徵否答曰只完得屬官之事耳古人所謂瓶長立而馬益瘦也秖多一番騷擾無絲毫益況此官去後反得藉口委咎

或問他邑皆有數千銀兩鎮庫惟福清庫如洗甚至隨徵隨解累月無半鏹存積空空緘鎖亦怪矣哉答曰攝官晝勞于案牘催科夜復憂大盜切帑不如無生今幸得濃睡到曉亦苦中之樂也

或問清弊之法云何答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之人第一須青年甲科蓋世情所重者世路即可騁也第二須清操第三須神識第四須上位相信然四者之中信上爲難不相信則催科急而以爲要火耗也。比較嚴而以爲板頭重也。影響于貪酷二字以中傷循良者。予所見多矣。故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之人

本見明季[illegible]

或問予所論者人予所詢者法也假令有其人

矣法安施乎答曰一人自有一法不相沿襲等單父而子賤巫馬期勞逸懸矣然單父皆治元祐新法只可荆公自行他人行之故決裂耳況法立弊生經世者不輕以術告人猶刺繡家鴛鴦可看金針不可度也

或問錢粮之弊畧聞命矣敢問事件難完其故安在答曰在關提院司道府批一紙于侯官縣其原告趙甲盖福清人而冒侯官籍也侯官因

行關于福清提犯而原告趙甲匿俟官作負嵎之虎其被告錢乙就縛而轉解則遊釜之魚也賄賂而莫拘則疑弓之鳥也無端無因平地風波而牽連孫丙則以肆其詐害有佗有隙異地勾攝而坑陷李丁則以暢其報復于是蛇蝎之差豺狼之快指張元爲章元扯周豐作周奉而民不得安飽其賄則扭生作死憾其慳則揑鬼爲人而民不得安縣官千辛萬苦拘得幾犯具

批解訖未出國門而犯已賣放矣批已沉匿矣本府他邑催牌火急仍復另具文起解到彼當堂討保而原告趙甲藏匿無踪不出對理矣日久費盡或佃農忙所解犯只得迯婦本縣而原告趙甲隨即出頭催審矣催牌又復兩注罪經承吏書矣竟不知所謂原告趙甲者烏有先生乎抑實有是物乎八閩生靈無一日獲安枕皆關提之爲害也

或問緊要事件必須關提可概廢乎答曰予鄉惟人命強盜兩大獄。方用關提。小訟則不然。亦原告同衙役潛往催兇黨援以防搶奪人犯。先偵後擒。先擒住真正人犯。然後奔入縣堂投進關文。將犯收監。另日回文關復。不似此處以關爲利。以關爲戲也

或問原告初詞亦以人命強盜裝頭。問官能洞察乎答曰初雖不知僉牌後知爲冒籍則謊詐

已畢露矣小事即請註銷大事即請改批及至改批而原告狀歲無宗卷牘經年莫結凡改批本縣者必先將原告監禁于此以候其守提則案得早結而謊狀自稀此要訣也

或問官之廉汚不齊智愚不等倘有冤抑未雪必須他邑別館互相訊鞫以糾其錯悞斯爲平明之治子言得無膠乎答曰察吏安民此爲事也安民即在察吏之中試以稱清論令而賢耶

由他蜚語流言如過耳之風即詞狀中有所震勢燄等語中傷循良處兀然不動則土豪宦幹訟師學覇窩家等氣短矣一切詞訟悉依擬而不苛駁悉專任而不旁批可也令而不肯那遽弊去之難以旦夕少緩而斤斤于詞訟鬭擊附之無是體也若疑其賢又疑其不肯為奸頑所蔽則邑中遂多事矣惟人命強盜不嫌詳慎即包孝肅爰書還當再推敲耳

或問刁民越訴最畏批本縣其說何居答曰爲令者蒞政半載、則邑情曉暢、如駕輕就熟、其所判斷未必差謬、刁民避之、如狐精狗怪偏畏當境神祇、而不通世故者、以爲彼官判斷未能服人、咸願質成于我、沾沾自炙此刁民所得志而竊笑也

或問上司批詞至福清而寢閣如石沉海何以令爲答曰印官問解一批有七求。焉初求該房

出牌。次求快手提犯帶審。三求該房做招送稿。
四求謄清送印。五求拘集犯卷起解。六求該房
出發落單。七求皂快徵追紙贖。求之畧緩便拖
延月餘。然七求之中。惟帶審追贖貳事極難。牌
出數月。杳無一犯到官。票發經年。絕無半鏹入
庫。因此七求爰生四異。上司原批詞狀僅八犯。
而本縣拘犯之牌或添出三名。或減落二名。與
原狀不對。一異也。乘官忙迫。不暇簡點。所立之

案與所申之文不對冊書文與文書不對二異也或但解原告而不解被告或但解被告而不解原告或但解卷而不解犯或但解犯而不解卷三異也如胥吏于鄉中私拆公文匿藏上司批狀不使承發房知併不使印官得見而以舊時所盜滿印票擅動硃筆私自詐人在上司催牌火急以為年餘不報而該縣實不與聞四異也

或問經承亦畏比較乎答曰不畏比較時僱人
代責、若欲革除僱比之弊、須本縣送比時面試
筆跡盖印于字上、比時對驗筆跡相同、方是正
身庶、稍知畏乎、
或問吏畏革前程乎答曰不畏已革之吏、數載
後、上下司俱離任、俱係新官延平府將樂縣移
關福清縣、有本縣工房吏某曠役兩年查係原
籍福清逃回已久今特差役守提、福清縣行查

回文、某吏果患瘋疾在家未痊容愈即解二邑印信移文可憑。三考前程、依舊無恙。人人如是箇箇皆然誰爲仇家而挾且首哉、

或問印如何盜答曰用印時不許稟事。此恒譚也多役圍繞以遮其目亦未着也喫緊處在各房所送僉大套中插入。然插入在出私衙請後堂之頃。門子手中捧套。而奸胥乘機插入也。破之有兩法或仍於內衙。只一吏一書。當面用印、

不許多役圍繞。一法也。或佯爲不知俟其漏去而仍送案前。復閱搜摘其弊以示神明。亦一法也

或問子不輕易僉牌亦有說乎。答曰。有三說焉。止句詞狀本縣詞狀雖神君豈能盡記僉牌時必該胥送原詞。逐一與牌查對。庶有名之犯。不致賄漏。無名之犯。不致牽陷。况此輩奇奇怪怪。儘有駕空揑虛造出原奉某司某道批詞。而騙

官怏僉者百姓不知見有印票拘拏即受索詐
其說一也新官初任亂僉舊牌紛出擾民盖進
賢冠下纔親簿書不知緩急自露精明反助奸
胥奸怏詐局能酌之寢之積德修名所關匪細
其說二也寺租魚課等錢粮或經手徵收者本
拖欠三百一十兩而印官行牌催督顧云何以
尚拖欠一百三十兩奸胥通同舞文視儒紳如
木偶名曰催牌實爲罪員罪役立一公據而侵

匿一百八十兩正額苟非真知灼見數目的確
安敢茫昧混僉其說三也
或問子毋以硃筆印示貼于民間又躬臨親驗
其意何居答曰融邑堂遠與民居隔絕衙
撞太歲指官騙騙毋將要緊告示藏匿不[illegible]
粘倓本官乘轎出衙佯以磚石壓于鹿角之上
轎過仍復藏匿小民何由得知十吏一心百書
合志千伙同謀令融者深居官署如孤陽隔沒

于羣陰之中親貼告示萬非得已然不貼于公所而貼于百姓門柱。有深意焉神君可默會也

或問子不輕批執照不輕給告示其意何居答曰執照者其事已經審結恐後來換挽無憑請卷未便故批與印信執照以杜後患若事未[illegible]審誰是誰非不諳顛末故弗批也告示者官[illegible]命令或爲地方公務或爲縉紳學校體面非一身一家之私也若人人象魏箇箇章程郎日給

千紙猶未周遍故弗給也

或問子不喜聞通倭二字有諱乎答曰閩民以海爲田以舟爲鋤捨性命于風濤盜賊之中以規子母幸而得濟棍徒刁詐挾告忍乎不忍乎此仁人長者所隱也

或問賑米者徵給批文遠征此亦救荒之策而子不概允者何答曰此輩若詣楚糴恐其不速徃也仍于本省糴賑大率私自接濟海寇如

遇官兵擒獲則以縣批爲解拳而無慝袖手空歸更詣縣立案我爬入海洋遭逢大盜米刼去烏有也故不輕給批文而省下米舖專一遏糴與福清爲仇亦不通之論也

或問直堂吏胥作奸如何樣作答曰察官所問過事情後訟有相類者揣摩曲直勝負而騙原被犯此一訣也或佯爲異調而牆則恊黨張吏李書各左袒一犯未知誰勝勝則所騙之贓彼

此均分此又一訣也、

或問子朔望詣城隍廟行香畢讀燒誓文而此輩猶能播弄乎答曰閩中風俗健訟好勝然亦無大贓使用不過十金内外耳人命重情贓踰百金之外據犯人本心與其明捐八金求人囑託、寧暗費十六金倩值堂吏或甲頭或庫吏代送與官則體面光彩此受病之根也以故衙蠹乘其危急而騙誘之曰官之誓文祗粉飾以欺

人耳如其犯刼殺事某吏過贓若干某犯打死凡命事某書過贓若干皆我所親見者如不信問保家保家曰然再不信問門子門子曰是鄉民愚極能自持乎如蛛結網暮夜蚊自投入無墜過者故誓神文不得力也

或問誓神文試一誦之我令旛聽答曰福建按察司照磨沈遜謹昭告于福清城隍之靈曰遜以愚戇下吏承乏攝篆于茲土也凡有錮蔽賴

神啓之凡有靡弱賴神振之當今人心不古百姓好說官長要錢衙役謊稱老爺托我或云此官外清内濁或云此官初清後濁然此可歎士民罔上位而能逃神鑒乎雖然遯生長官家難甘澹泊愧不能與世無求至於聽訟自當氷清玉絜暮夜之金吾知免矣嗟乎邑令秩卑權重舉筆生死轉念哭笑此際稍有汚邪鬼神肯容我否思及此而名節之說小矣官之有無去留

又小矣今與神約甲職係血肉軀而神明非土木相也倘聽訟有錯悞處必神之陰隲未到如甲職食言自欺併以欺神神其殛之謹奏每朔望擇語音清亮之吏高聲朗誦于神前即燒入爐內使通邑盡知

官用私坐不必用文

或問明民之法至誓神極矣猶不見亮則如之何答曰治怪疾者必用奇藥吾有術于此特雕城隍神小像長尺餘供于法堂拈香禮拜而後

聽審以絕羣疑悠悠之口庶少緘乎

或謂墨吏必用狡黠者爲腹心爪牙循吏亦用機警者以備採訪子有之乎答曰閩俗與浙迥異浙之衙蠹媚官以害民閩之衙蠹朋黨以侮官此邑自吏書至皂快凡四五百名無一人願得官之驩心者如初進良心未喪間吐一公道語卽爲輿論所不容受官笞責不啻廷杖之榮荷官獎借奚翅市撻之辱故攝融者動而掣肘

每遡爲書生時執筆行文有迎合貢諛等語令
爲八閩賤吏而追繹之皆囈語也、
或問人多傳舍其官子代庖者何必認眞廼爾
答曰有不得不怒之勢他人作弊惟恐官知福
清人作弊、惟恐官不知、試枚舉焉禮房吏翁廷
鍊僞寫硃票僉快手鄭安姓名、于舖戶李仁處
支紅燭九斤、既而翁廷鍊執票銷筭、即以自巳
僞票、襍于官票之中、希圖混冒雖即時發覺、追

償其價而設心頗奇衙役乘機流言這官白取民燭不肯給價反要禮房賠銀怪乎不怪乎或問福清學田約千餘畝半堉半腴皆爲土豪陰占而不敢詰有諸答曰何必福清向予在永定時縣有租百餘金原爲邑令公費者沉没已久官不敢問至于藩司公署則孝廉踞爲書院前令生祠則生員占爲巳業大通橋租不輸于縣而輸于豪右閩中如此者多故予嘗謂福建

當與四川雲貴一樣設立土官而以我輩作流官可也、

或問催比錢穀刑名子不喜標牌而喜立簿者何。答曰標牌則散爲千百而其權下樣難以糾集。立簿則彙成咫尺而其權我握、易于清查。況遣皂拘快、如用狼擒虎、無絲毫益、不過以飛籤火票爲媒、又索詐幾許靑蚨耳、故予常戲云此籤此票、只完得你的事、不曾完得縣事、亦眞實

語也、

或問移文立案如吏農納餘歲貢武舉給由之類無甚關切緊要而猾書重叠混冒固已夥矣予如此捜剔獨精予所未解答曰此無利可射不過欲試官昏否耳姓名同也一事兩批一人兩案不幸而敗露則嘵嘵辯云同房人不相照首無心之悞也卽有神君默思此何利之有規避去矣幸而不覺察哄得落手則騙詐犯人將

所批所印作公據以爲官昏如是我們儘可弄權况因此而騙得印信封筒又可他用末爲失算予所以稔留神也

或問呈詞禀帖皆寫今月而不實開正二三四月何也答曰專爲將來辯寶計也夫豈惟十月可混于五月夫豈惟景泰可混于洪武即指爲宋熙寧元祐之今月可也即指爲唐開元天寶之今月可也即指爲漢神爵五鳳之今月亦可

也
或問此輩開寫錢粮不結總數何意答曰結總則有稽查有稽查則難作奸犯科如精明者詰之則曰倘後續增難以銷筭故不結也
或問他署卷案蝟集手不停批子攝劇邑而晏開如是宓琴汲臥何術致之答曰此子耕心田處也虎快詐贓未飽賄延不到每遇比較日久畏責通同該房復僉一牌而官不覺也比時匿

了舊牌。持出新牌。則半年未結之案。反以月日
不久。而僥倖免責。官之忙。忙于此也。民之害。亦
害于此也。牌換則差亦換、向時賣豬以獻張虎、
止于一兩。今日鬻男以賂李彪、則費二金矣、此
輩過予而技窮。輒于上司處覓一催牌促之。意
在換新牌。予但提。責。原差。而。已。僅于舊牌上。硃
標。再。叮。嚀。幾。句。而。已。以故法堂清暇而百姓感
之入骨

或問衙役狙詐貴鄉特甚何以獨推福清答曰敝鄉百姓靈極故衙役不敢肆且省會官多覺察甚嚴福清百姓愚與柔合衙蠹縱橫如入無人之境間有窮奇大憝。又與衙蠹同心併力食人矣。噫

或問子綜覈如是叢怨興謗固所甘心假令巧者反子所爲亦可邀譽否答曰其怨更甚其謗滋多蓋盜賊猶可憐感福清衙蠹不可恩結也

此輩併此意而窺之末一着作何解法

或問盜賊窩家較他邑何如答曰福清多盜賊而又有詐害盜賊者多窩家而又有詐害窩家者無端興訟曰我被刼去衣飾若于也將案賊盡告將窩家盡板其柔者願賠其戾者上控賠者虧折而爲取償之計控者憤恨而肆報復之謀紛紛提解疊疊覆勘事件所以愈不完也

或問天下之邑惟正堂方可發監乃福清則人

人士師矣甚至有斃于囹圄而邑令猶不知者何悖亂如此乎答曰上司關提人犯者不經正堂而委衙官則衙官因各立一監簿有錢者保無錢者監衙役因是以羅織無辜而發監學霸因是以誣陷平民而發監正堂之奸胥惡快因是以禀佐貳禀首領而發監咸與禁子相為表裏而收監其自寬訴枉而呈鳴于堂者即時查放已用過幾許錢矣不然囚安得上書也

或問閩中孰爲最苦答曰百姓最苦前生惡稔今生做福建百姓、前世業輕、今世做福建有司、故予嘗詛呪衙蠹願汝生生世世做我今日之官。報答百姓可也。

或問如是則福清與地獄等矣答曰不如地獄有閻羅天子執法。有地藏王菩薩解罪。令茲血肉之令、能閻羅其貌乎。能菩薩其心乎。權輕則慢慾牽則靡縱作效風雷之振刷。總以官起見。

而不以良心陰德起見何益哉況地獄是是非非非。福清是非非非是是萬不如也。

或問福清和尚見縣丞不跪但長揖有之乎答曰然監生在正堂攘臂大罵有之乎曰然內服聽審稱老公祖老父母有之乎曰然公孫不避令長轎有之乎曰然攝官燕呂大行以護送葉政府奉差至也而土豪禁戲子勿往有之乎曰然呂大行目擊可問也

或問閩亦仕國也福清稱劇邑焉子何云爾乎答门人見犀象沉檀之物皆從閩來。遂指為善地。然皆海外物也。惟荔枝佛指柑蘭花號三絕。清議之嚴不如豫章。人工之巧不及吳越。宦此者對予皆有煩言。歸語鄉人。咸疑宦途套話而不相信。故圖謀入閩者。踵相接也。

或問子向曾令永定矣何以復來茲土答曰善哉問、長安同籍相勸從來閩中詿誤者。即畏避

闖。汝何故復往予謂惟予迺可復往耳倘前此有聽斷不明者可對予面而加唾有暮夜不謹者可鳌予篋而取償然自反無之何畏避之有

或問永定衙蠹較福清何如答曰譚宗師有言下四府之三等。俱可作上四府之案首。此以文稅論也。至于風俗人心則反是。夫衙蠹之甚不甚。亦若是則已矣。

或問福清驛書聞予攝篆卽隱去有之乎糧書

戶書日夜憂懼肥者癯皙者黑有之乎答曰然

予初受事陡生發背未幾頭鬚爲白遂飄然棄

官抵家兩月而陞審理矣一片苦心不求人知

而求天知世有天之君子又何可使之不知

天啓乙丑歲福建按察司降補從七品俸照磨

署福清縣事沈遯自署其考祗因不昧良心。銜

蠹盡皆切齒。若非獨矜苦節。巨室豈能相容。焚

香聽訟法堂供城隍之神。任怨被彈昔年占浮

躁之考。惟求無憾即安。誓必三點廼悽

抄白福清鄉宦葉臺山閣下來書

貽姪壻所告詞蒙垂念拘提已獲其人付差役矣而差役至中途逕放之去盖敝邑之各役其敢於欺公一至此乎伏望嚴究原役拘到監追便可立完而亦不虛臺下之厚意矣伏祈台裁不盡

抄白福州府蔣二尊來書

征塵切切不得與世丈快談讀尊集千古隻眼發覆多矣頃自鎮東抵長樂途中忽有邀入飯肆者詢之知惠中火竟令輿輿皂同室覰携具者一傖丐乃傭保也大似嗟來之狀弟故拒之然不可不聞于台臺希爲一訪恃愛爾爾唯祟炤

此二事怪甚恐聞者不信特錄其來札爲証據以見縣役之横一切有司獲罪于鄉紳上司而

猶不自覺者觸此可瞿然矣

申督學道諱諱昌言

河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遜爲簡舉枉法儒童以遵憲禁以謹職守事竊惟　朝廷設立提調官員下不敢侵上猶上不得侵下也以故由縣送府由府送道各省皆然今卑職忝司永定縣印于一千有奇名儒童中陸續收取五百五十五名不爲少矣本府榮任方新未洞舊釀奬賞今

據府案所錄有縣冊無名縣試無卷者九名鄭
明鳳林周易鄭際昌謝皇猷賴文俊蕭鳴鳳鄭
臣輯盧譚援李應泰是也有已經縣試未經縣
取者三名張聚奎饒承暄盧喬春是也有縣試
袖卷而出未嘗續取軍餘熊奕然收錄仍復代
考取露今未除名者二名孔律時王天佐是也
今奉府票盧喬春改名盧轉亨盧譚援改名盧
傳元且諭吊取原卷夫業已頂買頂賣何原卷

之有職雖鄉科不才未敢累提調職守貽後人
唾罵寧解綬去官斷斷不補卷補印以玷官箴謹
將枉法儒童姓名開後以絕邪竇爲此具禀

一復申譚學道公文

爲去僞童以存真童足册數以備遴選事蒙憲臺
持正秉公下吏何敢煩瀆但卑職所簡舉作弊
儒童十四名蒙本府已查革十三名矣卑職雖
蕪陋乎然縣案前列者猶獎遺珠不惟虛憲臺

作人造士之念而永定額數比他縣獨缺不平之鳴將叢訴于卑職矣謹遵憲諭不敢增溢額外亦不敢減損額內仍以孤寒眞才十一名補足原冊額數卑職昨已申請本府印卷維附名冊末以備憲臺慧目甄收庶幾事體畫一他縣不得比例紛更永定不致泣玉叢怨爲此具禀

此時即欲飄然棄官幸遇諱凡同先生端人也不允府請而悉憑縣案故誼無可去苟祿者又

半年焉

祭永定前任令何辰麓文 諱瑄 天啓辛酉作

遜與公桑梓一脉先後同官公遽然長逝已二十二年所矣遜承乏兹邑初聞有林烈女餓死與公家嗣子被刼罹日二兇事甫入境而西拔嶺以風雷示異旋撰文飾扁旌之貞魂慰矣夏秋禾谷兩收雲黄歲美父老嘆未曾有夫所謂訓歟。陰。陽。者。不。過。洩。幽。憤。以。快。輿。情。而。已。論至

此則良有司之調燮與政府不異直廣狹焉耳今春淫雨殤山邑之恒未幾氷雹損苗大風拔木遜自揣無咎以速天譴非公之怨毒憤盈必不至是史遷有云甘棠且思况其人乎隸卒之賤剽官于旅襯之餘罄其資耏其裔而群爲之諱宦遊者其懼矣秦貢虎狼之國哉雖然天下公論。半出于學校。而永定公論。全出于庶民。所以使遜得悉此事之顛末者非他人乃庶民也。

庶民頌令官之德因追傷前令之寬三代直道詎泯于人心哉。遯表章烈女與民同好治公家之仇與民同惡即不敢自謂民之父母而調燮永定者意在茲乎公而有知釋憾此邦相其積事畀以有年豈弟慰遯亦所以酬民也

中院道府揭帖竟以賄脫置之不問

稟爲元惡久漏今當速剪事原任知縣何壇由選貢浙江杭州府富陽縣人與卑職同鄉萬曆

三十年三月病故于永定輿櫬而歸梟快温試
智等以護喪爲名中途刼槓悉掠其貲仍矐其
厥嗣雙目使爲廢人以杜告訟通邑共傷其寃
而久漏網者幾神庇之也然何知縣怨氣不伸
陰魂不散每于署中作祟畢職已撰文祀之擒
拏究于犴狴矣非仗雷斧轟擊未快人心茲除
已故徐君茂陳廷爵何材不開外謹將元惡姓
名列後

計開

溫積智　戴貞　廖　廖才　鄭至重

廖清　廖至亮　廖國憲　于証李汝亮

以上計八犯

汀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遯為政蹟事畢職視棄官如棄敝屣視造福如造浮圖總之知命安命付毀譽于度外耳筮仕顛有殺孔殺產之謠今幸日久相信邑士民感悅謹將二月十九起至

九月十九止所行政蹟據實敷陳以備觀風者之督察倘片語虛誑明神殛之

計開

一表章烈女

烈女林靜壹䓁西坡嶺人年十四富豪陳仲謀爲媳以重聘要其父母陳仲聚麀瀆倫其子陳士選冞嫱劉氏卷案昭然通邑所醜靜壹絕粒七日而死此萬曆乙巳歲事陳貴雄性惡埋

沒烈女幽光者已十六年矣庚申二月逝至而
舉人賴維嶽等生員盧日就林際春等公呈鳴
冤卑職先以朱漆金字扁旌之題曰慧烈超凡
鼓吹旌旄貢相望于巖谷而邑中頓知節義兹
將捐俸建祠先爲文以紀之有林烈女祠堂記
刊行

、剪除寇賊

先時邑中苦盜每一夜而四五驚卑職初至即

將盜牛積賊羅子倖等六犯審得贓証俱眞申文發配無辜釋放者十餘人失主乃廖榮等也又將積盜黃滿黃細二犯審得贓証俱眞申文發配失主乃生員張鳳翮也邑中從此臥得安枕士民舉手加額既而王政和賊黨百餘以所積狗神壇訟金三百兩貪緣求脫卑職思棄官爭之相持未決而盜復橫奕布商廖汝庄白晝被刼深山無援竟不知孰爲賊也卑職密偵得

眞賊趙四滿范元章范子春等三犯併獲並布一十三疋到縣擬徒中道其所扳無辜鄭姓者審明釋放盜復稍戢

釐剔衙蠹

自吳知縣既陞衙外市棍冐充書手者甚衆卑職初至即將查驗前官所給印帖責革詹可敬賴近尊等一十八人又續革詐財害民快手廖宗等二十餘人又續革捕皂捕快鄭富張文簡

兆等二十餘人衙門稍稍嚴肅

、賑助貧士

行文儒學公舉貧士又自加採訪斟酌得三十三人自捐俸薪馬候等銀周之游弘新等各助二兩賴恩錫等各助一兩皆面封面給不容代領

、整葺宮墻

學宮自建邑以來隨修隨圮卑職所因者雖前

官未竟之緒而帑空如洗募諸民民無應者以
孔孟二字不如佛老二氏之動民也卑職捐俸
助邀外所餘無幾茲悉曲設處佐以罰鍰薪宫
翛然環橋驩悅効勞督工者書手丘一英民快
張以福鄭祿

汰華官價

官價以下奉上原不爲㮔卑職豈欲矯情干譽
但小民費于官者有限而衙役乘機狐假者無

限令米薪肉菜等一切悉照民間時價紋銀平買平賣不用硃票先付價後買物而銀色絲紋民心快悅負販者熙攘爭售凡土木工匠等價亦悉與民間同領價者當堂面兌面給

、優卹勇裔

永定開邑于成化間至嘉靖末年兩經寇叛義民許恒信林案等十餘人戰亡從此人懷喪元之懼士氣怯懦畀職搜其苗裔給優卹銀五兩

以倡勇敢方承平無事時預爲未然之慮一旦
有急方可用也

、施濟藥石

夏至先一日候屬純陽不當雨而雨正繫露茄
所謂妖雨也畢職抱疫厲之憂捐銀五兩命醫
官歐陽世稼于上杭買藥料製飲片丸散以濟
貧民之病者已而時疾小作貧民賴以救治邑
中德之

、淸淨囹圄

邑僻而奸縱捕官捕役與積歇堂役相助爲虐往往無故擅監平民恐嚇詐財而印官蒙蔽不聞其相沿久矣卑職訪知痛革此獘獄中舊設一局乃禁子與重辟牢頭困苦輕犯以嚇財者卑職躬履其所立刻毀之仍設一鑼置獄中使受害者、擊鑼聲寃囚犯收放皆有監票、非重情不監、簽捕官不得擅監、

、完聚仳離

愚民闞辛養之妻徐氏爲符呪所害卑職擬徒申文使得完聚愚民楊丙生之妻王氏爲貧棍楊志文拐賣龍巖王侍御侄生員家卑職捐俸九兩移書張令贖回還之使得完聚惟愚民張元瑞之妻蕭氏爲訪吏徐州貴所奪卑職提出蕭氏命元瑞領回而元瑞懼禍不敢領則卑職末如之何矣

、條陳度牒

永定小邑也近例捜納度牒以佐邉餉永定秖龍歸萬壽等寺三僧共該銀十二兩然必欲解此僧于千里之外始至府旣至省路費煩多禮房需索刁難千愁萬苦僧人寧死不願往甲職申文藩司但解銀至省請給免僧人跋涉千里之外藩司畢成人之美邑民德之

、代輸削免

當今財匱已極不惟裁減役人工食也部文且
抑削正途優免矣幸永定科貢出身者少正途
無多幾人卑職曲處代輸約銀二十六七兩稍
存　朝廷待士之禮士論謬許其識體

、公平訊鞫

縣官戀紙贖則偏護原告羨生祠則黨護學冊
與士豪卑職絕無此想。惟據理剖斷曲直就事
論事絕無成心邑民咸服其公

一收養遺貧

何謂遺貧各邑孤貧冐濫月糧以致淸查裁革定限名數毎一貧物故方許頂補如是則候缺者何淸雖俟當轉索于枯魚之肆矣甲縣私自收養不支䘏銀令初收跛疾乚滿等數人

一詳愼誣關

閩俗包攬越訴只須附舖兵傳達則人未出縣境而詞已准于府矣跡未至府門而詞已准于

道矣僭累而上以司制道以院壓司光棍告善
良盜賊告失主行關提究困民于千里之外此
八關之通局也卑職稔若此事擇其近似者應
之太甚者停之漳棍陳偉自薺泉司告批海澄
關于上永二縣提犯幾三十餘皆無辜且無因
也卑職將偉痛責三十盤候中解守道押還海
澄訖廣東潮州府亦來關富民吳子高等希圖
于路賣放卑職亦屏斤之又積賊嚴希素揑名

嚴仁光告失主林大波于臬司批福府提甲職亦屏斥之

、俸膳獄徒

重辟有月粮養命而未配徒因獨無以故往往有餓死於囹圄者貧也非病也甲職自買米付禁子擇其貧而無家屬送飯者養之從此獄無病故者矣、

、繕治橋途

修建永濟迎恩政平等橋民不病涉修整北城樓以防盜賊道不拾遺士庶懽悅皆肖官盧五昌役滿吏張奇獻劾力督工者也

、清釐站務

凡夫價一切當堂面給俱紋銀足數止應實夫嚴禁折乾承定與廣東接界驛遞疲困早職痛加裁華兵科尹上疏閩廣之間勘合牌票濫行畏東路官覺察皆走西路然則西路官可不加

之意乎蓋指遯也

、嚴禁首領

此輩擅受民詞皆與堂上書快猫鼠同眠以蒙蔽印官今訪得惡快鄭以貴贓証俱確問徒申詳五里之民懽若更生

南贛軍門周應秋獎語　周君原欲劾遯因本省救遯云不使細觀其人其才大可用也遂改爲獎此本府推官冠諱從化呇與遯言者冠亦君子人也

明同照乘之珠才捷吹毛之劍暘煦萬井秋肅
一庭
福建軍門商周祚劾語商公浙江紹興人明知遷賢無力薦之只得從府所開而劾語反似薦語情亦可原
自負才名全憑性氣事體頗能擔荷不難府怨
以任勞施爲或致乖張未免拂人以從欲謗讟
盈衙官箴掃地此一臣者所當照浮躁例改教
者也大計時本府知府姚同知熊各有揭帖至

部遂降壹級補今職

既補泉幕月餘通申院司文

爲懇恩乞休以全晚節事遯直憩見黜叨補令官柰資格所限乙科無經世之權貪祿不工賢者絶仕貧之路舊例閒散降官毋借書差名色回藉以遁素餐之羞然與其留此一線纒綿蹭蹬于宦途不如直截痛快徑自浩歸之爲便也況今水土不服強淹于此受人凌辱士氣何在

欲賦靖節之辭適爲維摩之疾懇恩垂憫賜與乞休罷職歸去以遂冥鴻之願以慰正丘之懷銘戴非淺

夢中所得財寶醒來烏有虛者不可執爲實生時所得財寶死去烏有實者不可還于虛也

積德處可以修名亦可以損名敗德處可以損名亦可以修名修名處可以積德亦可以敗德損名處可以敗德亦可以積德知其解者誰乎

莊生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非眞人不能爲此語

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有晝必有夜有人必有鬼倘無鬼之說者其心跡曖昧不可使鬼知鬼覺故云無也無鬼則無地獄無地獄則惡人死去豈不逍遥故以此說自寛耳不然五經皆言祭祀孔子亦云鬼神何必佛老二氏始悉其情狀哉

唐高宗太子弘爲武曌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號義宗駱賓王討武檄何故漏遺此欵元兇莫大于弑逆豈文人之思未暇及耶大凡露布檄文須有擒拿如老吏判案手不可帶經生氣

避諱者但當避目前不當避及于古如漢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卞莊爲卞嚴之類非也至于文帝諱恒因以恒山爲常山假

令祭告五岳本致虔也而翻改易其名神享之乎故曰山川都邑。不以名也。此賈生之諷也。

天妃廟在在有之、此海神也、姓林氏、福建人、永樂七年正月、遣中官鄭和、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金陵之儀鳳門祀之、其原號乃宋靈惠夫人也、恐腐儒悞認爲邪神、效狄梁公毀淫祠而貫禍焉、特紀之、

沈氏日旦初集卷七畢